後漢書

三一



列傳卷第七十一 獨行　范曄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繆肜　陳重

雷義　范冉

戴就　趙苞

向栩　諒輔

劉翊　王烈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庸當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得中庸之人與之居必也須得狂狷之人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此蓋失於周全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

然則有所不爲亦將有所必爲者矣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爲否異適矣人之好尚不同或爲或否各有所適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衆也或志剛金石而兇扞於強禦謂劉茂衞福也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戴就陸續也亦有結朋協好幽明共心范式張劭也蹈義陵險死生等節繆肜李善也雖事非通圓良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爲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之則事或

有遺措置也載之則貫序無統以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絶故總爲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爲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号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爲皇

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急胤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衆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螽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其詩曰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子産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

脩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旣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爲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旣不省納故久稽郎官後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

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
舉玄爲繡衣使者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
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
攝玄於是縱使者車縱捨也變易姓名閒竄
歸家閒私也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僣號於蜀
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
肯起使陽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
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

自招四禍之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恥
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
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之乃瑛
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
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
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之
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
脩尚學業之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
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之弟慶以狀詣闕

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以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為厲陽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宮衛士令漢官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元始中舉明經除為郎元始平帝年也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杜門不應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強召之業乃載

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衞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丘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丘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丘哉乃還也未聞求賢而賀以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以

業爲酒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欲以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之以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爲子孫身

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不起猜疑寃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又曰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見業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

業子羣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
益部紀載其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
郡王皓為美陽令王嘉為郎王莽篡位並
弃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
不至遂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
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
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
是時犍為任永君業同郡馮信並好學博

古公孫述連徵命待以高位皆託青盲以
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
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
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
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侍母
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
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
再遷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

沮陽令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東沮音阻會王莽篡位茂
弃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
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
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
穴中得免其暮俱奔盂縣今并州盂縣也晝則逃隱
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
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
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盂縣茂與弟

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續漢書宗正丞一人比千石也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遥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蹙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衞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

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華所事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大夫）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温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戍弓理姓也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戍見序奇之上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

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
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
可賜以劒序受劒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
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劒而死序
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
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
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
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
里壽即弃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

反舊塋焉（彦墓在今井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也（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日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休假也）與脩俱歸道為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應劭漢官曰都尉秦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景時更名都尉）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

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鼂怒使收縛
意欲案之掾吏莫敢諫脩排閤直入拜於
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
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
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解見文苑禰衡傳朱雲
攀毀欄檻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劒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
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貫獄吏罪
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

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索盧姓也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

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續漢書曰太子中庶子秩六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劒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橈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正公玄孫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於汝墳也豈可

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
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
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
爲流失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
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
曹皆人隷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
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
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
之後太守寇恂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

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駑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遊

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

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他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注云

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緦之經帶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至壙將窆窆下棺也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

亦同在學與式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爲死友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三府並辟不應舉

州茂才四遷荆州刺史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里名也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騶迎式導引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游集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晨門肆志於

抱關解見張皓傳也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勑縣代嵩嵩以爲先傭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卒於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淯陽人本同縣李元蒼

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湩（湩乳汁也音竹用反）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行皆相率脩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脩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為瑕

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並
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以能理劇
再遷日南太守從京師之官道經淯陽過
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鉏去草及
拜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以脩祭
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盡哀數日乃去
到官以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
未至道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忳字少林忳音純廣漢新都人也忳甞詣

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愍而視之
書生謂忳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
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
骨未及問姓名而絕忳即鬻金一斤營其
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
縣署忳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
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即
言之於縣縣以歸忳忳後乘馬到雒縣馬
遂奔走牽忳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

盜矣問忳所由得馬忳具說其狀并及繡
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
亡卿何陰德而致此二物忳自念有葬書
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處主
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
師不知所在何意卿乃葬之大恩久不報
天以此章卿德耳忳悉以被馬還之彥父
不取又厚遺忳忳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
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忳休自與俱迎彥喪

餘金俱存忳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
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斄音台亭
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忳曰仁
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
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呪曰有何枉
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忳便
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
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賊殺妾家十餘口
埋在樓下悉取財貨忳問亭長姓名女子

曰即今門下游徼者也忳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忳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即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張武者吳郡由拳人也由拳縣故城在今蘇州嘉興縣南父業郡門下掾送太守妻子還鄉里至何內亭

盜夜劫之業與賊戰死遂亡屍武時年幼
不及識父後之太學受業每節常持父遺
劒至亡處祭醊而還太守第五倫嘉其行
舉孝廉遭母喪過毀傷父魂靈不返因哀
慟絶命

陸續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
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
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勑會稽
郡獻越布續幼孤仕郡户曹史時歲荒民

飢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

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
至京師覘候消息獄事特急無緣與續相
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
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
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
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門卒通傳
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
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
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

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謁舍所謂傳主人之舍也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即赦興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褒子康已見前傳

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剛縣故城在今兖州龔丘縣東北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鄮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

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温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齎糧市小棺送喪到家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匹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

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
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時汝
潁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
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
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
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歎服
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
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
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

李充

李充字大遜陳留人也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如欲別居當醞酒具會請呼鄉里內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讌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閒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坐中驚肅因遂罷散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

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服闋立精舍
講授太守曾平請署功曹不就平怒乃援
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不得已起
親職役後和帝公車徵不行延平中詔公
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
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曾平亦爲博士
每與集會常歎服焉充遷侍中大將軍鄧
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下音假借音子夜反以充高節
每卑敬之嘗置酒請充賓客滿堂酒酣騭

跪曰幸託椒房位列上將幕府初開欲辟
天下奇偉以厈不逮惟諸君博求其器充
乃爲陳海內隱居懷道之士頗有不合騭
欲絕其說以肉啖之充抵肉於地曰說士
猶甘於肉遂出徑去騭甚望之同坐汝南
張孟舉往讓充曰一日聞足下與鄧將軍
說士未究（一日猶昨日也）激刺面折不由中和出言
之責非所以光祚子孫者也充曰大丈夫
居世貴行其意何能遠爲子孫計哉由是

見非於貴戚遷左中郎將年八十八爲國
三老安帝常特進見賜以几杖卒於家
繆肜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
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
數有鬬爭之言肜深懷憤歎乃掩戶自撾
曰繆肜汝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
整風俗柰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
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
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

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
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
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
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
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冢乃
潛穿井旁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
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
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
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尤異遷中牟令縣

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賓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也宜春今袁州縣少與同郡雷義為友俱學魯詩顏氏春秋太守張雲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前後十餘通記記書也雲不聽義明年舉孝廉重與俱在郎署有同署郎負息錢數十萬責主日至詭求無已說文曰詭責也重乃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為將有同姓名者

終不言惠又同舍郎有告歸寧者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而市袴以償之後寧喪者歸以袴還主其事乃顯重後與義俱拜尚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後舉茂才除細陽令政有異化舉尤異當遷爲會稽太守遭姊憂去官後爲司徒所辟拜侍御史卒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也鄱陽縣城在今饒州鄱陽縣東

初爲郡功曹皆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甞
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
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
屋宇乃得之金主巳死無所復還義乃以
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
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罪以此論
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
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
不聽義遂陽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

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義遂爲守灌謁者漢官儀曰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歲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明章二帝服勤園陵謁者灌栢後遂稱云馬融以爲灌者習所職也應奉云如胡公之言則吉凶異制馬云灌習也字又非也高祖承秦灌嬰服事七年號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豈其然乎使持節督郡國行風俗太守令長坐者凡七十人旋拜侍御史除南頓令卒官子授官至蒼梧太守

范冉字史雲冉或作丹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

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絶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内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内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常賃灌園恥交勢利爲考城令遷漢陽太守徵拜議郎卒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黄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齎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奐車徒騎驛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於路奐

識其聲即下車與相揖對㒰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㒰瞻望弗及冉長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為萊蕪長萊蕪縣屬泰山郡故城在今淄川縣東南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於朝史記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緩

議者欲以爲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閒徒行敝服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袁山松書曰冉去官嘗使兒捃麥得五斛隣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冉後知即令并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止單陋有時粮粒盡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

制諸府掾屬不得妄有去就制制書也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年七十四卒於家臨命遺令勑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其明堂之奠禮送死者衣曰明衣器曰明器鄭玄注云明者神明之也此言明堂亦神明之堂謂壙中也干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下令足自隱前書

劉向曰延陵季子葬子其高可隱音義云謂人立可隱肘也隱音於靳反知我心者李子堅王子炳也李子堅李固也今皆不在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謚僉曰宜爲貞節先生謚法清白守節曰貞好廉自剋曰節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立碑表墓焉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倉曹掾楊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

部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鋘斧使就挾於肘腋鋘從吳毛詩云不吳不敖何承天纂文曰臿今之鋘也張揖字詁云臿刃也鋘音華案說文字林三蒼並無鋘字就語獄卒可熟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彭即搒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墯地者掇而食之掇拾也丁活反主者窮竭酷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本草經曰馬通馬矢也一夜二日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

益火而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墯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邪就據地荅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薛安庸騃狃行無義狃忕也猶言慣習騃音吾揩反就考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

其壯節即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

郡事銜浮還京師免歸鄉里太守劉寵舉

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風俗通曰光祿奉朎上就爲主事）

趙苞字威豪甘陵東武城人（今貝州武城縣）從兄

忠爲中常侍苞深恥其門族有宦官名埶

不與忠交通初仕州郡舉孝廉再遷廣陵

令視事三年政敎清明郡表其狀遷遼西

太守抗厲威嚴名振邊俗以到官明年遣

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柳城縣屬遼西）

郡故城在今營州南值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及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步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以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毀忠節唯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遥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劒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時進戰賊悉摧破其母妻皆爲所害苞

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鄃今貝州縣也音式揄反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於天下遂歐血而死

向栩字甫興河內朝歌人向長之後也高士傳向長向字作尚也少爲書生性卓詭不倫恒讀老子狀如學道又似狂生好被髮著絳綃頭說文綃生絲也從系肖聲音消案此字當作幧音此消反其字從巾古詩云少年見羅敷脫巾著幧頭鄭玄注儀禮云如今著幓頭自項中而前交額上却繞髻也常於竈北坐板牀上如是

積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處不好語言而喜長嘯賓客從就輒伏而不視有弟子名爲顔淵子貢季路冉有之輩或騎驢入市乞匄於人或悉要諸乞兒俱歸止宿爲設酒食時人莫能測之郡禮請辟舉孝廉賢良方正有道公府辟皆不到又與彭城姜肱京兆韋著並徵栩不應後特徵到拜趙相及之官時人謂其必當脫素從儉（脫易簡素）而栩更乘鮮車御良馬世疑其始僞及到

官略不視文書舍中生蒿萊徵拜侍中每
朝廷大事侃然正色百官憚之會張角作
亂栩上便宜頗譏刺左右不欲國家興兵
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中常侍張讓譏栩不欲令國家命將出師
疑與角同心欲爲内應收送黃門北寺獄
殺之

諒輔字漢儒廣漢新都人也仕郡爲五官
掾百官志曰每州皆置諸曹掾史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諸曹事 時夏

大旱太守自出祈禱山川連日而無所降輔乃自暴庭中慷慨呪曰輔爲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退惡和調陰陽承順天意至令天地否隔萬物焦枯百姓喁喁無所訴告咎盡在輔今郡太守改服責已爲民祈福精誠懇到未有感徹輔今敢自祈請若至中不雨乞以身塞無狀於是積薪柴聚茭茅以自環茭乾草也搆火其傍將自焚焉未及日中時而天雲晦合須臾澍雨一郡

沾潤世以此稱其至誠
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冰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即下車與之不告姓名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

子（拂嵩之子也）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恃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禮記曰名山大澤不以封）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申甫拂之子）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乏絕資其食者

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嫠獨則助營妻娶寡婦爲嫠無夫曰獨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絶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餧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没不救非志

士也遂俱餓死

王烈字彥方魏志烈字彥考太原人也少師事陳寔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後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

牟者也諸有爭訟曲直將質之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其以德感人若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夷人尊奉之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父延避吏居玄菟任爲郡吏時玄菟太守公孫域子豹年十八早死度少時名豹又與域子同年域見親哀之遣就師學爲娶妻後舉有道除尚書郎遼東太守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建安二十四年終於遼東年七十八

贊曰秉方不忒臨義罔惑忒差也言獨行之人秉履方正不差二也惟此剛絜果行育德易蒙卦象曰君子以果行育德也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一

列傳卷第七十二 方術上　范曄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任文公　郭憲

許楊　高獲

王喬　謝夷吾

楊由　李南

李郃　段翳

廖扶　折像

樊英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易繫辭曰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占也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者也易說卦曰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繫辭曰無有遠近幽深遂知來物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左傳曰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尚書曰歷象日月星辰也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靈之府封縢於瑶壇之上者靡得而闚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壇舜禮壇于河畔沈璧禮畢

至于下吳黃龍負卷舒圖出水壇畔箕子之術箕子說洪範五行陰陽之術也師曠之書占災異之書也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緯候之部緯七經緯也候尚書中候也鈐決之符兵法有玉鈐篇及玄女六韜要決曰太公對武王曰主將有陰符有大勝得敵之符符長一尺有破軍禽敵之符符長九寸有降城得邑之符符長八寸有却敵執遠之符符長七寸有交兵驚中堅守之符符長六寸有請粮食益兵之符符長五寸有敗軍亡將之符符長四寸有失亡吏卒之符符長三寸諸奉使行符稽留若符事聞聞符所告者皆誅皆所以探抽冥賾參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小爾雅曰賾深也區域也

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風角六日七分解並見郎

顗傳遁甲推六甲之陰而隱遁也今書七志有遁甲經七政日月五星之政也元氣者謂開闢陰陽之書也河圖曰元氣闓陽爲天前書班固曰東方朔之逢占覆射音義去逢人所問而占之也日者卜筮掌日之術也史記司馬季主爲日者挺專折竹卜也楚辭曰索瓊茅以筳篿注云筳八段竹也楚人名結草折竹曰篿挺音大寧反須臾陰陽吉凶立成之法也今書七志有武王須臾一卷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爲孤也對孤爲虛前書藝文志有風后孤虛二十卷及望雲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望雲解見明帝紀省氣者觀城郭人畜氣以占之也而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或開末而抑其端論語曰孔子有疾子路請禱子曰丘之禱久矣鄭玄

注去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或曲辭以章其義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也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也鄭玄注云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前書武帝時李少翁欒大等並以方術見少翁拜文成將軍欒大拜五利將軍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士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矣抵側擊也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騁馳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

鼎之任光武以赤伏符文拜梁爲大司空文以讖文拜孫咸爲大司馬見景丹傳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各見本傳自是習爲內學尚奇文貴異數不乏於時矣內學謂圖讖之書也其事祕密故稱內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謂桓譚賈逵張衡之流也各見本傳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司馬遷字子長其父太史公論六家之要曰觀陰陽之術太詳而衆忌使人拘而多畏見史記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道其硋或同硋音五愛反若乃詩之失

愚書之失誣然則數術之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也疎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禮記曰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疎通知遠書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鄭玄注詩敦厚近愚書知遠近誣也極數知變而不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易曰極數知來之謂占又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易繫辭之文也意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取遺謂信與不信也陰陽之術或信或不信各有所執故偏頗也以爲甚有者雖流宕失中過稱虛誕者亦爲失也中世張衡爲陰陽

之宗郎顗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焉謂襄楷蔡邕楊厚等也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表顯也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閬中今隆州縣父文孫明曉天官風角祕要文公少修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巂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趣白諸從事促

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天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晡時湔水涌起十餘丈酈元水經注云湔水出綿道玉壘山在今益州湔音子延反突壞廬舍所

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推歷運之數也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捷健也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武擔山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楊雄蜀王本紀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絶蓋山精也蜀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武都擔土葬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武都

擔土爲妃作冢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俗今名爲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横汝南宋人也續漢志汝南郡有宋公國周名郪丘漢改爲新郪章帝建初四年徙宋公於此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禮記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

敢違之憲曰今王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
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
憲言對莽陰奇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
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濵莽深
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
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
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回向
東北含酒三潠埤蒼曰潠噴也音巽執法奏爲不敬執法
糺劾之官也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

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靷在馬胷音胤）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瞀不復言（瞀亂也）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觥觥剛直之貌音古橫反）

憲遂以病辭退卒於家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簒位楊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陂在今豫州汝陽縣東）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修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前書翟方進奏壞鴻郤陂）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

失其利多致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方進字子威芋魁芋根也前書飴作飯亨作羹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效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塘堤堰水也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

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歎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即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官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尼首首象尼丘山中下四方高也）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舊師事司徒歐陽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

冠帶鈇鑕詣闕請欽帝雖不赦而引見之
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
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
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
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
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
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
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
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續漢書曰

監屬縣有三部每部督郵書掾一人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軾所以禮之禮記曰軾視馬尾也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在今蘇州西南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乃詔尚方診視說文曰診亦視

也音真吝反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為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王喬墓在今葉縣東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為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

聲焉或去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古浮丘公接上嵩山二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閤伏哭而還一縣驚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

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謝承書曰倫甚崇其道德轉署主簿使子從受春秋夷吾待之如師弟子之禮時或遊戲不肯讀書便白倫行罰遂成其業也舉孝廉爲壽張令謝承書曰縣人女子張雨旱喪父母年五十不肯嫁留養孤弟二人敎其學問各得通經雨皆爲娉娶皆成善士夷吾薦於州府使各選舉表復雨門戶永平十五年蝗發泰山流徙郡國薦食五穀過壽張界飛逝不集稍遷荆州刺史謝承書曰夷吾雅性明遠能決斷罪疑行部始到南陽縣遇考章皇帝巡狩駕幸魯陽有詔勑荆州刺史入傳錄見囚徒誡長吏勿廢舊儀朕將覽焉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隔中央夷吾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事與上合而朝廷歎息曰諸州刺史盡如此者朕不憂天下常以勵羣臣遷鉅鹿

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皐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髙宗昌發之君猶賴傅說吕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恊大中尚書洪範曰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注云皇大極中也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姿挺特奇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四科見文苑傳尚書咎繇陳九德曰寛而栗愿而恭亂而敬柔而立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膺儒

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圖錄探賾聖祕觀變歷徼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董督也勗勵也得以免戾寔賴厥勳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荆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史記公儀休相魯拔園葵去織婦不與人爭利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左傳曰五侯九

伯杜預注云九州之伯也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左傳史蘇晉太史善筮者京房字君明善陰陽占候見前書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鶩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焉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甍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元大也甍亦棟也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於歷象下使五品咸訓于嘉時五品五常之教也謂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訓順也必

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疇類也）尸祿負乘夕惕若厲（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又曰夕惕若厲言君子終日乾乾至于夕猶怵惕戒懼若危厲）顧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柴車賤車也）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勑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墓謂塋域墳謂築土）時

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弟子市棺斂具至其日而終棺音古亂反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内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廣柔縣屬蜀郡故城在今茂州汶川縣西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哺當作梆

音孚廢反顏氏家訓曰削則札也左傳曰削而投之是也史家假借爲肝肺字今俗或作脯或作爲反哺之哺學士因去是屛障之名非也風角書曰庶人之風揚塵轉削若是屛障何由可轉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勑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既而趣去後主人舍有鬬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鬬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平終于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句容今潤州縣也近句曲山有

所容因名焉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棱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棱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棱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棱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𦨭宛陵縣屬丹陽郡𦨭以舟濟水也馬踠足是以不得速踠屈損也棱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

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洛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

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謡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之耳前書觜觽參益州之分野也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郃猶為吏太守奇其隱德召署戸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

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修
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
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
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
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
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
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
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
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

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徒及北鄉侯病郃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郃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郃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郃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冑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家語曰仲尼既葬弟子皆家于墓行心喪之禮三年喪畢或去或留也冑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奉代字子明宣帝時爲前將軍見前書也常慕

周伯況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

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
醫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
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度津吏檛
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
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
生歎服乃還卒業醫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字文起廖音力弔反又音力救反汝南平輿人也習韓
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
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

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
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絶志世外專精
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
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
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
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
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謁姓也先爲
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
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

爲比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牙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老子曰多藏必厚亡也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

爲坐自殫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國語曰楚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子文曰夫從政者以庇人也人多曠者而我取富是勤人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不逃富吾門户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金玉滿堂莫之能守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左傳曰善人富謂之幸淫人富謂之殃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鬬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

言去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兼明五經又善風角星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

七緯者易緯稽覽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也書緯琁機鈐考靈耀刑德放帝命驗運期授也詩緯推度災記歷樞含神務也禮緯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也樂緯動聲儀稽耀嘉汁圖徵也孝經緯援神契鉤命決也春秋緯演孔圖元命包文耀鉤運斗樞感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佑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也

隱於壺山之陽

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云天封大狐是也

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

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日時客後有從蜀都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術藝安帝初徵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孔喬謝承書曰喬字子松宛人也學古文尚書春秋左氏傳常幽居修志鋭意典籍至乃歷年身不出門鄉里莫得瞻見公車徵不行卒於家也李昺謝承書曰昺字子然鄭人也篤行好學不羨榮祿習魯詩京氏易室家相待如賓州郡前後禮請不應舉茂才除召陵令不到官公車徵不行卒也

北海郎宗 謝承書曰宗字仲綏安丘人也善京氏易風角星筭推步吉凶常負笈荷擔賣卜給食痔服閒行人莫得知安帝詔公車徵策文曰郎宗李曷孔喬等前比徵命未肯降意恐主者玩弄禮意不備使難進易退之人龍潛不屈其身各致嘉禮遣詣公車將以補察國政輔朕之不逮青州被詔書遣宗詣公車對策陳災異而爲諸儒之表拜議郎除吳令到官一月時卒暴風宗占以爲京師有大火定火發時果如宗言諸公聞之表上博士徵宗恥以占事就徵文書未到夜懸印綬置廳上遁去終於家子顗自有傳

陳留楊倫 見儒林傳

東平王輔六人 謝承書曰輔字公助平陸人也學公羊傳援神契常隱居野廬以道自娛辟公府舉有道對策拜郎中陳災異甄吉凶有驗拜議郎以病遜安帝公車徵不行卒於家

唯郎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書備

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於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環堵面一堵也莊子曰原憲居環堵之中也晏然自得不易

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若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簞笥也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在所送穀千

斛常以八月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謝承書曰南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喻勸使就聘英順逸議談者失望也初河南張楷與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禄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英

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變災異復於常也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甞有疾妻遣婢拜問英下牀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禮記曰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不荅拜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郄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

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

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修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乖用本乎禮樂適末或疏文章雖美時敝則不用也

禮樂誠貴代末則廢及其陶搢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乖之數跡乎言文章禮樂其道邈遠出於常用之表不可以數跡求也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大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亦明矣墊猶掘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遠術謂禮樂國華謂懷道隱逸之士也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前書大人賦曰雖濟萬代不足以喜孟軻

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

列傳卷第七十二 方術下 范曄 後漢書八十二

唐章懷太子賢注

左慈　　計子勳

上成公　　解奴辜

甘始　　王眞

王和平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

柢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柢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爲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論語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蕭肅也謂屏牆也言人臣至屏無不肅敬至延光四年中黄門孫程揚兵殿省揚舉也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爲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徵書奏弃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奇之後遂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産千金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如對曰來

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吾不忍也（謝承書曰穆嘗養猪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齎半直追以還買猪人告語言猪實病欲賤賣不圖賣者人相欺乃取貴直買者言賣買私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也）後舉孝廉以高弟爲主事遷繒相（繒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沂州承縣東北也）時繒侯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很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

甚也幸承先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
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朝廷使臣為輔願
改往修來自求多福乃上没敞所侵官民
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
法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為謝多
從其所規遷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
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百姓有過罪穆之
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既霽而螟蟲自銷
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三輔

以東莫不湮没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
姓徙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
屬國都尉善得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
六子皆知名謝承書曰穆子孚字允慈亦爲善士舉孝廉尚書侍郎召陵令上谷太守也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
卜占之術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
自云少嘗篤病三年不愈乃謁太山請命太山主人生死故詣請命也
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
所著易林至今行於世曼少傳峻學桓帝

時隴西太守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彦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

沒琅邪屬縣殘害吏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陽之地（謂城陽南武陽開陽陽都安陽竝近莒）宜發五陽郡兵（郡名有陽謂山陽廣陽漢陽南陽丹陽郡之類也）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

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旣有梓愼焦董之識焦延壽董仲舒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宣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

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春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

年十月說言於靈帝去其晦日必食乞百
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
又上封事剋期宮中有灾至日南宮大火
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大學與
鄉人任安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
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
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
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徵拜侍中

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出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密董扶及任安所長密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蜀志曰密字子勑廣漢綿竹人也少有才學州郡辟命稱疾不往或謂密曰足下欲自比巢許四皓何故揚文藻見瓌穎乎密荅曰僕文不能

盡言言不能盡意何文藻之有揚乎虎生而文炳鳳生而五色豈以采自飾畫哉性自然也先主旣定益州廣漢太守夏纂請密爲師友祭酒領五官掾稱曰仲父密稱疾卧在第舍尋拜左中郎將長水校尉吳使張溫大敬服密之文辯遷大司農而卒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脉法傳於世診候也音直忍反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隱側之術和帝時爲

太醫丞多有效應帝奇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陽右陰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言意也腠理至微（腠理皮膚之閒也韓子曰扁鵲見晉桓侯曰君有病在腠理也）隨氣用巧針石之閒毫芒即乖神存於心手之際可

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分寸淺深之度破漏日有衝破者也）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佗音徒何反）沛國譙人也一名旉（音孚）

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齊音才計反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別傳曰人有見山陽太守廣陵劉景宗

說數見華佗見其療病平脉之候其驗若神琅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左脚膝裏上有創癢而不痛創發數十日愈愈已復發如此七八年迎佗使視佗曰易療之當得稻糠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犬馬極輒易計馬走犬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餘里乃以藥飲女女即安臥不知人因取犬斷腹近後脚之前所斷之處向創口令去二三寸停之須臾有若蛇者從創中出便以鐵錐橫貫蛇頭蛇在皮中搖動良久須臾不動牽出長三尺所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童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創中七日愈又有人苦頭眩頭不得舉目不得視積年佗使悉解衣倒懸令頭去地一二寸濡布拭身體令周帀候視諸脉盡出五色佗令弟子數人以鈹刀決脉五色血盡視赤血出乃下以膏摩被覆汗出周帀飲以亭歷犬血散立愈又有婦人長病經年世謂寒熱注病者也冬十一月中佗令坐石槽中旦用寒水汲灌云當滿百始七八灌戰欲死灌者懼欲止佗令滿數至將八十灌熱氣乃蒸

出囂囂高二三尺滿百灌佗乃然火溫牀厚覆良久汗洽出著粉汗燥便愈又有人病腹中半切痛十餘日中須眉墮落佗曰是脾半腐可刳腹養療也佗便飲藥令卧破腹視脾半腐壞刳去惡肉以膏傅創飲之藥百日平復也佗甞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咽喉也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蓱虀甚酸詩義疏曰蘋瀳水上浮蓱者麤大謂之蘋小者爲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魏志及本草竝作蒜虀也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奇魏志曰故甘陵相夫人有身六月腹痛不安佗視脈曰胎巳死使人手摸知所在在左則男在右則女云在左於是為湯下之果下男形即愈縣吏尹代苦四支煩口中乾不欲聞人聲小便不利佗曰試作熱食得汗即愈不汗後三日死即作熱食而不汗出佗曰藏氣巳絕於內當啼泣而絕果如佗言府吏倪尋李延共止俱頭痛身熱所苦正同佗曰尋當下之延當發汗或難其異佗曰尋外實延內實故療之宜殊即各與藥明旦並起者也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弃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

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匈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内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

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脉
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言閒實傷身胎
已去矣佗曰案脉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
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脉理
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
出也胎既已死血脉不復歸必燥著母脊
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
曰死胎枯燥埶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
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

類也佗別傳曰有人病脚躄不能行佗切脉便使解衣點背數十處相去一寸或五寸從邪不相當言灸此各七壯灸創愈即行也後灸愈灸處夾脊一寸上下行端直均調如引繩也為人

性惡難得意且恥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

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操

累書呼之又勑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

不肯至操大怒使人廉之廉察也知妻詐疾

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荀彧請曰佗方術

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竟殺之

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

吏畏法不敢受佗不彊與索火燒之初軍
吏李成苦欬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
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血於此漸愈乃戒
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此藥不
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
成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
更從佗求適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
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吳普彭城樊阿皆
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語普曰

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户樞終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鴟顧身不動而迴顧也莊子曰吐故納新熊經鳥申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也引挽腰體動諸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猨五曰鳥佗別傳曰吳普從佗學微得其力魏明帝呼之使爲禽戲普以年老手足不能相及粗以其法語諸醫普今年將九十耳不聾目不冥牙齒完堅飲食無損亦以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

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閒不可妄針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黏散佗別傳曰青黏者一名地節一名黄芝主理五藏益精氣本出於迷入山者見仙人服之以告佗佗以為佳語阿阿又秘之近者人見阿之壽而氣力強盛怪之遂責所服食因醉亂誤道之法一施人多服者皆有大驗本字書無黏字相傳音女廉反然今人無識此者甚可恨惜

漆葉屑一斗青黏十四兩以是爲率言久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黏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閒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去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泠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行容成公御婦人法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能善補導之事取精於玄牝其要谷神不死守生養氣者也髮白復黑齒落復生御婦人之術謂握固不瀉還精補腦也常屈頸鷮息

鶹音居妖反毛詩曰有集唯鶹毛萇注曰鶹雉也山海經曰女几之山多白鷮郭璞曰似雉長尾走且鳴也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漢武內傳曰魯女生長樂人初餌胡麻及朮絕穀八十餘年日少壯色如桃花日能行三百里走及麞鹿傳世見之云三百餘年後采藥嵩高山見一女人曰我三天太上侍官也以五岳真形與之并告其施行女生道成一旦與知友故人別去入華山去後五十年先相識者逢女生華山廟前乘白鹿從玉女三十人并令謝其鄉里親故人也

徐登者閩中人也閩中地今泉州也本女子化為丈夫善為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為越方東陽今婺州也抱朴子曰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釘即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越方善禁呪也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酈元注水經曰吳寧溪出吳寧縣經烏傷謂之烏傷溪在今婺州義烏縣東也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既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為不流炳復次禁枯樹樹即生荑易曰枯楊生荑王弼注云

黃者楊之秀也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禁架即禁術也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縣名屬會稽郡本名回浦光武改爲章安故城在今台州臨海縣東南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主人見之驚懅梧支也懅忙也炳笑不應旣而爨孰屋無損異又嘗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和猶許也俗本作知者誤也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

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室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炳故祠在今婺州永康縣東俗呼爲趙侯祠至今蚊蚋不入祠所江南猶傳趙侯禁法以療疾云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

看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
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
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相隨乎樓
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
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說文曰兩人對舉爲扛音江翁
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之而上視器如一
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遂欲求
道而顧家人爲憂顧念也翁乃斷一青竹度
與長房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

房形也以爲縊死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曰子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

中也（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又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乗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

而逢長房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房呵之去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大如車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罪付其一札以勑葛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於是

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
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
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
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宛市鮓須臾還
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
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
陰宛句今曹州縣句音劬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
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

可忍鬪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
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
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
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
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
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
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
車與諸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
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

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有百歲翁自説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顔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公共摩挲銅人酈元水經注曰魏文帝黄

初元年徙長安金狄重不可致因留霸城南相謂曰適見鑄此已近五百歲矣史記秦始皇二十六年於咸陽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至此四百二十餘年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並猶且也音蒲朗反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穎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

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耳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

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
羞略備所少吴松江鱸魚耳松江在今蘇州東南首受太湖
神仙傳云松江出好鱸魚味異它處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
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
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
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鉤沈之
須臾復引出皆長三尺餘生鮮可愛操使
目前鱠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既已得魚
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

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為齎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罏悉亡其酒脯矣（罏酒肆也）操懷不喜（喜音許吏反）因坐上收欲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

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羣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言何遽如許爲事）即競往赴之而羣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魏文帝典論論郤儉等事曰潁川郤儉能辟穀餌伏苓甘陵甘始名善行氣老有少容廬江左慈知補導之術並爲軍吏初儉至之所伏苓價暴貴數倍議郎安平李覃學其辟穀食伏苓飲寒水水寒中泄利殆至殞命後始來衆人無不鶩視狼顧呼吸吐納軍祭酒弘農董芬爲之過差氣

閉不通良久乃蘇左慈到又競受其補導之術至寺人嚴峻往從問受奄晷眞無事於斯術也人之逐聲乃至於是也

計子勳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勳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密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去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去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
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户奴辜能變易物形
以誑幻人又河南有麴聖卿善爲丹書符
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盲意亦與
鬼物交通編姓也盲意名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壽姓
也風俗通曰壽於姚吴大夫能劾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
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之得大蛇
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
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

長七八丈懸死其間帝閭而銜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戾曰此小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戾劾三人登時仆地無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漢武内傳曰延年字公游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録問其術而行之曹植

辯道論曰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切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言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雅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劈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令其一著藥投沸膏中有藥奮尾鼓鰓遊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孰而可噉余時問言寧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當出塞始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徐市欒大之徒也

君達號青牛師

漢武帝內傳曰封君達隴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常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要間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針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聞魯女生得五岳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

凡此數人

授并告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去

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眞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眞年且百歲視之面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去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漢武內傳曰王眞字叔經上黨人習閉氣而吞之名曰胎息習嗽舌下泉而咽之名曰胎食眞行之斷穀二百餘日肉色光美力並數人抱朴子曰胎息者能不以鼻口噓噏如在胎之中嗽音朔孟節能含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

不妄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尸解者言將登仙假託為尸以解化也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效如或遷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列傳卷第七十二下